

他19岁的时候已经独自在省城讨生活了。因为笃信“天干三年，饿不死手艺人”，于是，他跟一位同乡学做电工，从最简单的安装开关插座做起，每天忙得团团转，薪资也够糊口。人愈穷胆愈大。为图方便，他经常带电操作，把身边的师傅吓得烟灰抖落了一地。

有一天，他问师傅自己还有多久才能出师，师傅笑着告诉他：“要想当师傅，有三个条件：一要怕死，二要有个不怕死的徒弟，三要知铜绳的价格。”他以为师傅在开玩笑，气呼呼地扭过身子，低头猛干，心中颇为不满。师傅站在旁边像看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他22岁的时候，妻子生了一个男孩，八斤半，就出生在工棚的厕所。那天，他和工友在自己家里喝酒，喝到半夜，忽然听见妻子在厕所里大叫，冲出去看，才发现自己已经当了爸爸。众人这才慌忙拦车去医院。全凭妻子身心坚强，母子才俱得平安。他抱着自己的儿子，笑呵呵地对妻子说：“别担心，老板已经把过年的工钱预支给我了，连同过年这几天加班的津贴，我可以照看你坐月子，别担心。这小子命不错，生在工棚，一出生就有工作，不担心以后没饭吃。”妻子接过孩子，紧紧抱在怀里，眼里满是爱意。他看着躺在病床上虚弱的妻子，又看看浑身发红、闭着眼睛睡觉的儿子。突然间，他觉得自己开始害怕死亡了。

25岁那年，他已经能在业务上独当一面。这时的他已经明白了师傅当年那些话的含义。有了家庭就不再是“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”，有了家就有了责任，就不是只为自己而活，就会怕死，就要想方设法多挣外快，补贴家用。“做哪行吃哪行”，电工的外快就在铜上。

有一次，他跟几个兄弟一起给一个老板装修宾馆，临时缺人手，老板便又安排了一个外地的小伙子和他们一起干。午休的时候，其他人都就地躺着睡觉，只有那个小伙子主动来找他搭话。那人颇为神秘地邀请他一起把地上不要了的废弃线头收集起来，看着他笑了又说：“卖了，好给孩子买奶粉喝。”他心领神会，两个人不一会儿就捡了两三斤。线头是装修过程中产生的耗材，外皮是塑料的，里面是铜线，不加处理卖不上价，只有自己用工具把外层的塑料剥开，单卖里面的铜线才有得赚。那天下班后，他们两人一起加班半小时，把剥好的铜线塞进工具包，直奔废品回收站。

铜线一共卖了75块钱，两人平分各得37.5元，因为是小伙伙的主意，为表示感谢，他又另外给小伙伙儿买了一包烟。那时候，一斤铜可以卖35块，他一天的工资是25块。回家的路上，他看见路边有人推着小车卖汉堡，5块钱一个，他觉得有些贵，因为那时猪肉也不过七八块钱一斤。但他回到家的时候，手里还是揣了两个汉堡。那是他第一次吃汉堡，也是妻子第一次吃汉堡，他头一次觉得铜线是那么珍贵。

赚外快的日子，他始终提心吊胆，终究还是差点出事。他30岁那年，接到一单大活，给酒店装修。因为工程量太大，所以业主派了监工。他干活的那几天，一直留意着把废弃的线头收集起来，他算准监工总是比工人早半个小时下班。所以，他理所当然地认为，只要等到下班便万事大吉。将好几天堆积

的废料收在一起，满到连挎包口袋都盖不上，就在他满心欢喜地背着“战利品”下楼的时候，却发现监工正站在楼下，跟他迎面碰上，两人四目相对，场面无比尴尬。

他早就听说有不少甲方常常为难工人，一时间冷汗不住地从额头上冒出来。监工会不会直接向甲方举报，还是跟包工头告状，让他卷铺盖走人？难道要报警抓人？捡废弃的线头应该不算盗窃吧？一连串的问题比他额头上的汗珠冒得更快。

他甚至是带着祈求的眼神望向监工的，也许是希望能用这份真挚博得同情。可能是人到中年亦能理解养家的不易，让他意想不到的，是监工只是笑了笑，指着挎包对他说：“好嘛，这下你可要请我抽烟了。”他心领神会，长出一口气，不由得也跟着尴尬地笑起来：“抽烟，好说，好说！”监工就这样让他走了，以后也没有再找过他的麻烦。

35岁的时候，他第一次和儿子发生争吵。那天中午，他回家拿工具，准备去另一个工地收工。看见儿子并没有去上学，而是拿着一把美工刀在剥铜线。他问儿子，为什么不去上学，儿子说因为今天肚子痛，跟老师请了假，现在吃了药，已经好多了。说完，儿子骄傲地给他展示自己剥好的铜线：“爸，你看，足有一斤多呢，怎么样？”他突然大发雷霆，指着儿子的鼻子大声喊道：“臭小子！想做牛还怕没犁给你拉？没出息！有力气剥铜，没力气读书！”骂得儿子流着泪冲出了家门，留他一个人呆在原地。

他那天运气很不好，甲方对原本做好的地方不满意，只能重做，改来改去，收工变开工，一直加班干到半夜。等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儿子已经睡了。

他推开儿子的房门，用粗糙的大手轻轻地抚摸着儿子，又给他盖好被子，这才关上房门离去。房间太黑，以至于他没有看见儿子紧闭着的双眼流下的眼泪。

他40岁那年，第一次跟儿子讲起有关铜线的一切。那天，为了祝贺儿子考上重点大学，他请了很多亲朋好友来家里吃饭，其中就有当年那个监工。他骄傲地把儿子介绍给自己的朋友。那天，他们喝了很多酒，工友们不断地向他道喜，他不住地说，全凭儿子自己有本事。父子俩头一次喝得酩酊大醉。他可能已经忘了，那天晚上他借着酒劲给儿子讲了很多故事，从过去一直讲到将来。他说：“我这一辈子就是做电工的命，但谁能想到一个小学文化的电工，能有一个考上985的儿子呢？爸爸就像那层铜线外面的胶皮，卖不上价了，可你以后要好好干，活出自己。”其实他不知道，在儿子的心中，那层胶皮比铜线更伟大。

（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2022级本科生） 本版题图 张宇尘

文艺周刊

第三〇四九期
大学生作品专版

爷爷曾经的老房子被拆了，阿琳和妹妹从小就是在那里长大的。爷爷当过兵，喜欢看抗战片，看电视的时候，爷爷的背总是挺得很直，双手按在微微分开的膝盖上。爷爷的床板硬硬的，夏天总是只铺一层凉席。有些日子，爷孙三人会挤在一张床上，阿琳和妹妹睡在一头，爷爷睡另一头。睡不着的时候，爷爷会给她们讲故事，故事的主角总是一只小松鼠。夏天的晚上，躺在凉凉的竹席上，微微打开的窗户缝吹进有着夜晚气息的风，阿琳就这样听着爷爷的故事睡着。

但有一次爷爷很晚都没有回来，阿琳就和妹妹窝在被子里，她学着爷爷讲故事的样子，给妹妹编了一个小松鼠的故事。曾经阿琳以为讲故事很简单，只要发挥想象力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但阿琳却讲得断断续续的，每一个情节的发展，好像都能带来无数的变化，她总是不知道为小松鼠选哪条路更好。故事还没结束，在短暂的停顿中，阿琳听见门外传来金属磁击锁扣的声音，阿琳心一紧，身体往被子里缩了缩，用被子盖住嘴巴，妹妹也学着阿琳的样子，钻进被子里，不敢出声。

门开了，听见爷爷的咳嗽声，阿琳松了口气。

一般爷爷这样晚归，不是去看戏，就是去喝酒了。阿琳还记得有一天凌晨被爷爷的开门声吵醒，后来问起来，才知道是村里来了个戏班子，爷爷看着看着，就在戏台子下面的长凳上睡着了，直到天亮才醒来。

阿琳和妹妹兴奋地跳下床，跑去客厅看爷爷。爷爷浑身散发着酒气，阿琳知道，爷爷今天是去喝酒了。

阿琳叫了一声“爷爷”，爷爷眯眼看着阿琳和妹妹：“你们还没睡觉？”

阿琳点点头。

“快睡吧，爷爷也睡觉了。”

说完，爷爷就推开房门，摇摇晃晃地走进来。阿琳不太放心爷爷，就在门口看着，看到爷爷走向床边，一下子撞到了床边静静立着的电风扇，爷爷两手一撑，伏在了床板上，可电风扇却倒在一旁，发出一声闷响。

阿琳知道爷爷每晚睡前都要开电风扇，于是慌忙跑进房间，扶起电风扇的底盘，一抬头却傻眼了，电风扇的扇头不见了，和底座早就分离了，独自躺在地上。

阿琳瞬间大脑空白，抬头看向门口的妹妹。

“怎么办？风扇坏了。”

“我们明天跟爷爷说一下吧。”阿琳起身拉着妹妹回了房间。

谁知刚躺下没多久，爷爷就进来了，朝着她们说：“你们两个过来一下。”

进了爷爷的房间，只见他指着地上的风扇头说：“这是你们谁弄的？”

阿琳意识到爷爷喝酒忘事了。她尝试解释：“爷爷，刚刚是您把这个风扇撞

一百元钱

倪 铮



倒了，我扶起来，就发现它断了。”

“我撞倒的？”

“嗯。”阿琳和妹妹点点头。

“我怎么可能撞倒？说，是你们谁弄坏的？”爷爷说着，拿起风扇头尝试组装。

阿琳在心里默默祈祷爷爷能把风扇重新组装好，然而可惜的是，风扇头的断口无法再与底座连接了。

爷爷转向阿琳：“你是姐姐，你说实话，是谁弄的？”

“爷爷，真的是您刚刚进房间的时候，碰到电风扇，它就倒了。”

爷爷一直不相信阿琳和妹妹的解释，借着酒劲逼问。阿琳哭了，低头小声啜泣着。爷爷却不依不饶，一定要问出个结果。

阿琳没办法，她知道如果不承认，爷爷会一直让她们罚站，她咬咬牙，说道：“是我弄坏的。”

爷爷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把戒尺，让阿琳把手伸出来，打了十下。

阿琳心里委屈，回家就把这件事跟爸爸说了。但小孩子哭得快，忘得也快，没多久阿琳便不再提起这件事。

暑假再去看望爷爷的时候，一见到姐妹俩，爷爷就从他外套的内口袋里，掏出一只旧皮夹，从里面抽出两张一百块钱，分别递给了阿琳和妹妹。

“上次是爷爷冤枉了你们，听你们老爸说了，那个电风扇是爷爷自己撞倒的，都怪爷爷喝醉了。”

从那之后，每次见面，爷爷总是不忘从皮夹里掏出一张一百块，递给阿琳。

后来，阿琳和妹妹长大了，很少再有

机会去爷爷家里住。

直到高二那年夏天，爸爸带着阿琳去看爷爷。床板依然是硬硬的木头，床上只铺着一层凉席。客厅除了一张红木沙发外，只摆着一个立式电风扇、一张椅子和那台颜色不再清晰的旧电视机。

房间里闷闷的，阿琳坐在沙发上，没一会儿就流下汗来。

爷爷坐在椅子上，电风扇嗡嗡地吹着，电视里放着爷爷最爱看的《亮剑》。阿琳感到有些烦闷无聊，掏出手机直弄着。

突然，阿琳察觉到她面前直直的身影动了，一抬头，看到爷爷转身正看着自己，阿琳不知该说些什么，于是低头假装没看见，余光里瞥见爷爷又开始掏皮夹，从里面抽出一张红红的纸，向阿琳递过来。

“谢谢爷爷。”

“你现在都不跟爷爷聊天了，小松鼠

的故事也不想听了哦。”

“想听的！”阿琳努力对爷爷微笑着。

上高三之后，阿琳就再也没去过爷爷家了。有一天，自习课的时候，班主任突然叫她，说是妈妈的电话。阿琳心里一沉，直觉告诉她，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。她在心里预演着可能发生的意外，是爷爷？是爸爸？阿琳觉得这样经历一次，在真正面对的时候，悲伤就不会那么强烈地刺痛她的心。

接起电话，是妈妈的声音：“爷爷突发意外，去世了。”后来，在爷爷的葬礼上，通过大人们的只言片语，阿琳才拼凑起这场意外：报警的是爷爷的邻居。那天，爷爷的电视从晚上一直响到凌晨，邻居早上出门，发现爷爷的房门大开着，进屋才看到爷爷倒在地上。医生诊断爷爷是突发脑溢血去世的。爷爷的死，让阿琳伤心了很久，很久。

爷爷走后的一天，阿琳放学回家，在书桌前坐下，想找份之前的试卷，她拉开书桌侧面的抽屉，突然瞥见抽屉的一角塞着一张红色的一百元，那是被她随手放在抽屉里的，是爷爷上一次小心翼翼递给她的一百元。

阿琳盯着那张一百元钱，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。

（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2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指导教师 黄咏梅）

储物柜生锈的锁舌吐出第七声叹息时，我的琴弓在《天鹅》的第三小节断成了两截，这是林昭转学来的第七天。槐花的碎瓣落在他肩头琴箱的黑色蒙皮上，像谁随手画了一支褪色的五线谱。他总把金属琴脚管调得高出肩膀三厘米，让阳光在镀铬表面折成一道拒绝的弧度。我听见身后传来窸窣窣窣的包装纸响动——半块芝麻糖越过三排课桌，精准地落在我打开的琴谱上。

“琴箱里藏了应急松香。”他蹲在走廊栏杆外擦琴盒，衬衫下摆沾着流浪猫的橘色绒毛，“芝麻糖能治手抖。”我这才发现自己指尖正无意识地摩挲着断弓的裂口，如同抚摸那场独奏赛后留下的疤。

音乐老师将我们凑成四手联弹的搭档时，林昭正用美工刀在旧琴谱上刻猫爪印。“要配合台风不稳的大小姐，”他头也不抬地削着铅笔，“得先喂饱操场西侧的奶牛猫。”教导主任没收了他藏在琴盒夹层的猫罐头，却默许那些流浪猫在黄昏时聚集在音乐教室窗台下，像一群毛茸茸的“听众”。

一个暴雨突袭的黄昏，排练厅跳闸的瞬间，我的琴谱被穿堂风卷入积雨的露台。林昭却摸黑架起大提琴，即兴拉起了电影《魔女宅急便》的主题曲。雨点砸在铁皮屋檐上发出巨大的声响，他的琴脚突然在这边倾斜了十五度。

“跟着D弦走。”他踢过来一张裹着金箔纸的芝麻糖，“我妈说甜味能压住雨声。”我咬开糖块时

铅笔在纸上留下最后一道痕迹，如同一生只能画一次的符咒。我抬头，窗外的雪早已停了。古老的梦里，火总是热烈的。而今天，在交卷的刹那，指尖是凉的。

公务员考试，仿佛是一道门，门的这边是漂泊，门的那边是归宿。可谁能说清，到底哪边才是真正的归宿？

北风穿过考场的走廊，像是穿过了一个时代。我与匆匆离去的考生一同，分散着走向不同的方向，却又奔向同一个终点。我突然想起，三十年前，父亲也曾站在类似的十字路口，手握笔，面对命运。

饥饿来得突然而诚实，它不问你答卷写得如何，不问你心中有几分把握，只是提醒你——无论成败，生活依然要继续，肚子依然需要被填饱。

巷口处，那块“街角杠子驴肉火烧”木质招牌，被岁月熏染成暗黄色，恰似一张被时间翻旧的书页。

记忆是复杂的。五岁那年，父亲牵着我的手路过一家小店，炉火的气息穿越人群，落在我的梦里；十五岁那年，我独自走过家乡的街道，记忆中那家店已经不在；而今天，在这陌生的城市，那气息又似轮回重现。

掀开门帘的刹那，烟火的热气与现实的寒冷在这一方交汇。恍惚间，我看见时间也在此重叠——儿时的我、青年的我，以及许多年后可能的我，都站在这道门帘前，犹豫再三，然后跨入。

店内声响交织成网，铁铲的碰撞、案板的闷响、食客的低语，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戏曲——《三家店》，正唱到那段游子思乡。而这一切之下，是面粉在火中的絮语，低沉而持久。

窗边的老人摘下老花镜，用带着老茧的手指擦拭镜片上凝结的雾气。他望向窗外的目光穿越了玻璃，穿越了街道，穿越了这座城市，不知落在何方。他桌上的杠子火烧咬了一半，露出层层断面，如年轮般密布。

师傅搓着面团的手，让我想起父亲，那些手指上的纹路与面团上的纹路相呼应，像是在重复某种古老的对话。面粉随着他的动作飞扬，在阳光下成为短暂的光尘，随即落下，附着在他的围裙上、手臂上、岁月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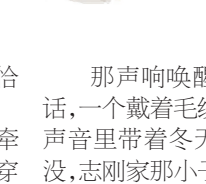
“来个杠子火烧。”我说。这句话本该是陌生的，却在舌尖滚过时有种奇特的熟悉感，像是曾在梦中说过无数次。

师傅应了一声，既不抬头看我，也不

在意我是谁。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，他见过太多匆匆而过的面孔，每一张脸后面都有一个故事，而他只负责提供温暖的食物，不问来路，亦不问归处。

他捏面的动作像是一种庄重的仪式，每个力度的拿捏都是千百次实践后的沉淀。他并不赶时间，面团在他手中渐渐成形，被擀开，撒上孜然，折叠、压杠，最后下入滋滋作响的锅中。

路来浩



杠子火烧

路来浩

那声响唤醒了什么。邻桌传来对话，一个戴着毛线帽的老人咳嗽了两声，声音里带着冬天特有的沙哑：“你听说没，志刚家那小子回来了。”

“早见着了。”他对面的老人拿茶杯的手微微发抖，眼神却格外明亮，“他走进门还喊我‘大爷’呢，一口京腔。”

“去了没几年，人都变样了。”

“说是回来过年。”老人放下茶杯，嘴角微微上扬，“我看啊，是想他娘了……”

这平常的对话却在我心中激起涟漪。我想起考场上的那道题：谈谈传统文化

的现代价值。我写了太多华丽的辞藻，却不及这一段朴素的生活更有温度。

木桌上的纹路在我指尖上蔓延，每一道沟壑都像是一个故事的脉络。我忽然明白，我们所有人的命运，或许都已在这

些纹路中被预示，只是我们太过匆忙，从未真正去感受。

“趁热吃。”师傅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。一个金黄的杠子火烧摆在面前，散发着微光。在这光里，我看见了无数个黎明

与黄昏，看见了土地与火种的古老对话。

第一口咬下，面皮发出的脆响如同一个遥远的信号，唤醒了沉睡的记忆。

味道在口中层层展开：表皮的焦香，中层的绵软，内馅的咸鲜，都是生活的滋味。

一口杠子火烧，竟然盛得下这样广阔的世界。

师傅擦着手上的面粉，目光落在我放在一旁的考试用品上。

“外地来的？”他问。

我点头。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却承载了太多无法言说的漂泊。

厚，豪爽汉子，热情地下午帮我行李。一路上他都说着我听

不懂的略带方言的普通话，我虽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但是能感觉到他那股子热情和高兴，响亮的笑声倒是冲散了不少我心中的孤独。天上的霞早就淡了，月亮升了起来，幽蓝的暗夜，打开车窗吹着凉爽的晚风，我的心渐渐安定下来。

司机把我送到校门口后跟我挥手道别，我拉着行李箱走进校园，按照手机上的信息寻找我的宿舍。晚上七八点的校园里都是人，有新生礼貌地询问着路过的学长、学姐，有亲密的恋人在爬满青藤的廊道下相拥，有三五好友聚在一起谈笑风生。

推开宿舍门之前，我有过很多设想，四年都将朝夕相处的人，到底会是什么样的。推开门，屋内的白炽灯在稍暗的楼道里猛然一亮，我的眼前也一亮，其他的人都已经到了宿舍，看见我到了，脸上都带着善意的笑，其中一个人把我引到我的床前，另一个人帮我把行李安置好。等到一切都安排妥当，大家才坐下来聊天。“你们老家都是哪里的？”“明儿出去吃饭吗？你们有啥忌口吗？”“你们当时咋填的志愿啊？”都是些年轻的小伙子，很快就打成了一片了。聊了一会儿，大家商量着明天出去聚一聚，正好学校旁边就有座小山，可以爬爬山。

第二天是晴天，澄澈碧透的蓝天上一丝云都没有，我们趁着早上凉快，便早起去爬山。起初，我对爬山这件事并不感兴趣，毕竟这样的小山在南方太常见了，真正爬上草尖，颜色饱满得这样纯粹，温暖的南方没有这样的秋天，这让我记忆中的秋天焕然一新。

登上山巅，更是把这样的秋景尽收眼底。风吹树叶，棕黄的、金黄的、赤黄的，在秋风里飘摇、缠绵，林间细长的疏草里蹦出几只野兔，枝头雀鸟鸣叫，高悬的白昼用碧蓝的画布把整个世界都笼罩在秋天的盛景里，你能清晰地感受到蓬勃的生机在整座山头遥相呼应，在秋日里荡漾的涟漪，仿佛能在天地间激荡起生生不息的浪花。

这种秋天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，也许是因为南方太柔，秋天就像一阵轻风，悄无声息地吹进你的围巾里，只有寒暑分明的北方才能品味出秋的别样。北方的秋天给了我深深的震撼，回想起来，秋也应当如此。在严寒来临之前，大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抓紧在这最后一个季节，肆意地奔走、绽放，展示自己的精彩。这样充满生机的秋天，完全不逊色于春天。

晚上，回到宿舍，大家都累得很早就休息了。静谧的夜晚，我躺在床上，看着窗外若隐若现的霓虹灯光，耳边传来室友们安稳的呼吸声。我翻身打开手机，给母亲发微信：“妈妈，我在这里很好，不用担心我，我遇到了很多新朋友。”然后关上手机，我也进入了梦乡……

之后的日子，我又遇到了很多新同学，交了很多新朋友，每天都会新的相逢，发生很多故事，我慢慢熟悉着一个又一个的人。面对这偌大的城市，我再也不会产生空荡荡的孤独感，因为我知道，穿过人群，这座城市里终有一个人的目光会属于我，总有一盏灯会为我而留。

秋天，我们总在经历着离别，也经历着相逢，这些事勾动心弦，萦绕在我们的梦里。而秋天又为这些相逢和别离镀上了一层柔光，就像秋枝上的一片树叶，被微风吹落，离开枝丫，却与大地相逢，那么多的细腻与温柔，都被一片叶子记在了荡漾的秋风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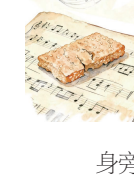
人们常说，春天才是相逢的季节，秋天只有离情别绪。但其实，每一次挥手，既可以是告别，又可以是迎接。春天有春回大地、万物复苏的朗润生机，秋天也有着冬来临之前生命狂放的澎湃生机。有秋天的离别，必然也有属于秋天的相逢和故事……

时光如溪流过石，回首我已是大二。去年秋天的那些故事，已经被我轻轻地折叠在记忆的针脚里，今年的故事，我想，仍然是一样的温柔，一样的舒缓。带进梦里吧，带着那些细腻而又脆弱的情愫，在秋天里，做个好梦……

（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2024级法学专业本科生）

琴声与芝麻糖

梁 雯



尝到一丝松香的苦，却看见他耳垂上的银钉在闪电中发亮——后来才知道那是他为了纪念被走走的垂耳兔而打的。

文艺会演前夜，我发现琴盒里多了一卷粉色的创可贴，每片都画着歪歪扭扭的音符。林昭在观众席调试灯光时，把追光灯调成了暖橙色。“像不像芝麻糖的焦糖色？”他指着在光束里翻飞的尘埃，“等下要是手抖，就盯着第二排的那个空座位。”

我直到谢幕时才明白那个座位的意义。当我们的琴弓在终章相遇时，一只花猫从幕布后探出头来，颈圈上系着半块发硬的芝麻糖。林昭弯腰挖它下巴时，我瞥见他乐谱架背面贴着的照片：那个如今空着的座位旁，十二岁的他正抱着大提琴，身旁女人的侧脸在阳光里模糊成温柔的色块。

散场时，教导主任往我们手里塞了根猫条。“那只瘸腿奶牛猫，”他推了推滑到鼻梁的眼镜，“刚生下了四只崽。”林昭把琴盒上的猫咪挂坠分给我一只，金属尾巴上还刻着极小的谱号。我们穿过槐花纷飞的林荫道，有细碎的花瓣落进他琴箱的F孔，像一串凝固的装饰音。

后来每当我翻开那本泛黄的《天鹅》，总有芝麻糖的香气从谱线间流出。而音乐教室的窗台上，永远留着半块用金箔纸包好的松香——林昭说这是和流浪猫的约定，只要甜味还在，迷路的音符终会循着香气回家。

（作者系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2级广告学专业本科生）